

清代北京竹枝詞

(十三種)



清代北京竹枝詞

(十三種)

楊米人等著

路工編選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

楊米人等著 路工編選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850×1168 1/32·印張：5 12/16·插頁：2·字數：108,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500冊

統一書號：10071·599

定價：(7) 0.65 元

出版說明

本書彙集編選了清代北京竹枝詞十三種。

這些竹枝詞用通俗的詞句，七言四句的詩體，描述了當時北京的風土人情，記述了當時的生活時尙等等。

這里收集了乾隆年間現在不易找到的楊米人著的「都門竹枝詞」（僅抄本流傳，一直沒有刻過），還有嘉慶年間的得碩亭著的「草珠一串」，道光年間楊靜亭著的「都門雜詠」（刊於「都門紀略」一書中）和宣統年間的「京華慷慨竹枝詞」，等等。其中康熙年間的「燕九竹枝詞」是阿英新近發現的，作者是當時的著名文人孔尚任等。爲了便於讀者了解「燕九竹枝詞」，我們還把阿英的介紹文章選了進來。

這些竹枝詞提供了有關清代北京民間的史料，對於了解清代北京的情況，是有參考作用的。但是，書中對農民起義，對戲曲演員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看法，有些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的，沒有全刪，應請讀者注意。

本書由路工編選，傅惜華、張次溪也提供了有關的藏書。

前言

竹枝詞起源很早，是古代勞動人民創作的民歌。據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竹枝詞序文中說：「竹枝，巴歙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鍾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焉。」他的一首竹枝詞這樣寫：「瞿塘峽口水烟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聞鳥一時啼。」另一首中說：「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可見竹枝詞是四川勞動人民創作的民歌，當時到處傳唱。孩子們一邊跳舞，配着音樂，唱着；瞿塘峽口的勞動者也在唱着。可以聯唱，也可以獨唱。原詞雖然沒有紀錄下來，但是可以肯定孩子們唱的與勞動者勞動時唱的不同。唱的時候，每句中間有「竹枝」的和聲，所以叫做竹枝詞。

自唐代劉禹錫以後，寫竹枝詞的人很多。元代楊維禎編的「西湖倡和竹枝詞」，還有民歌的色彩。以後明、清兩代，文人所寫的竹枝詞，逐漸離開民歌的本色，成為文人手中的詩體了。這種詩體，七言四句，專門描繪風土時尚，以紀事為主。到了清乾隆年間，竹枝詞風行起來，董竹枝的「揚州竹枝詞」和楊米人的「都門竹枝詞」，影響最大。以後寫竹枝詞的人很多，竹枝詞不僅紀述風土，寫風俗流變，而且內容日趨豐富，有的諷刺時俗流弊，有的寫政治活動，有的寫名勝、古蹟，有的紀反帝鬥爭，有的專寫戲曲活動，但仍以敘事為主。寫北京的竹枝詞很多，專集流傳至今的也不少。本集只收清代北京竹枝詞的專集。明、清詩文集中歌詠北京的竹枝詞，一時還不易搜羅成集。

因爲北京是清代國都，這裏有着清代最高的封建統治者——皇帝和衆多的官僚機構。這樣，一方面北京勞動人民直接受封建統治者官僚地主殘酷的壓迫剝削，另一方面北京成了供給皇帝、官僚消費享樂的畸形發展的城市。自鴉片戰爭以後，北京又爲帝國主義鐵蹄所蹂躪。這段近三百年的血淚史，在本集所收的竹枝詞中有所反映。乾、嘉兩朝在清代時代號稱「盛世」，但是當時北京怎麼樣呢？竹枝詞寫勞動人民是：「煤鬼顏如灶底鍋，西山來往送煤多。細繩穿鼻鈴懸頸，緩步欄街怕駱駝。」那些被封建官僚罵爲「煤鬼」的勞動人民，和「小戶」人家裏人，都要「婦子三冬勸力作，攢花通棗夜無休。」白天黑夜無休止地流着血汗。他們不但得不到任何享受，而且被官僚、高利貸者壓榨得：「可憐剝到無錐地，忍氣吞聲可奈何！」當時生活在北京的體力勞動者過着饑寒交迫的生活，那些靠腦力勞動的「教書匠」也是無法容身：「盤費全無怎去家？窮愁潦倒駐京華。逢人便說留心館，房飯錢多不肯賒。」另一首：「偶爾賓東不合宜，頓思逐客事離奇。一天不送先生飯，始解東君館已辭。」當時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官僚，像臭蟲一樣多：「衙署如林認弗全，縉紳未載數千員。就中豈乏絲綸選，不盡庸庸費俸錢。」這些官僚清閑無事，終日過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花局尋芳客似麻，朱梅出窖映朝霞。門前亂落鴉毛雪，屋內方開富貴花。」除了逛妓院，就是在戲院裏鬼混：「坐時雙腳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這些官僚不惜一席千金，因此「飯館俱將雅座添」，「果然夜夜是元宵」。這些人，也給自己塗金，假裝斯文，收買書畫、古董：「真假由來一例收，子昂畫馬戴高牛。」這樣：「人參古玩好生涯，交接無非仕宦家。」

由於地主官僚雲集北京，乾、嘉時代，那些「衣香猶帶御爐烟」的「貴人」，「一日能消百萬錢」，因此使北京成爲一座骯髒的「繁華」的消費城市。那時「酒筵包辦不倉皇，莊子新開數十堂」，「做闊全憑鴉片烟」，

「班中崑弋兩蹉跎，新到秦腔粉戲多。」……這些畸形的腐化的生活，簡直使我們不堪入目，而這些描寫，正畫出了像清代龔自珍所說的「衰世」「末俗」的情景。龔自珍云：「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所謂盛世，却蘊藏着深刻的社會矛盾，而北京正是貴族地主的天堂，勞動人民的地獄。

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封建統治階級腐朽無能，使我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欺壓的勞動人民，無法苟延殘生，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怒火燃燒起來。六十年前，出現了震撼中外的義和團運動。「都門紀變百詠」寫道：「初起山東號義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驚輦下紛紛徧，真似神仙會駕雲。」義和團在北京旗開得勝，帝國主義分子一個個偷偷逃跑。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者還從天津派援兵來接應，但是在楊村被陷入重圍了：「纔過楊村半日程，一千精銳泰西兵。赴援無計通前路，陷入重圍不放行。」封建統治階級害怕義和團運動迅速發展，而那些平日勾結帝國主義的官僚分子也在進行着賣國勾當，成了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貴介匆匆走急裝，身懷虜使乞援章。潞河義士搜衣得，一夕喧傳滿帝鄉。」義和團捉住了漢奸，堅決鎮壓，反帝鬥爭反到封建統治階級的頭上。因此，封建統治階級動搖不定，在帝國主義的武力面前投降了。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轟轟烈烈的反帝鬥爭，被鎮壓下去了。

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北京和全國各地一樣，反帝反封建的火餘並沒有停熄。在「京華慷慨竹枝詞」中，表達了人民的憤怒，鞭撻了腐朽透頂的清代官僚機構。如描寫「外務部」是：「猶冀功高曹利用，誰言心似張邦昌。勳名直越史彌遠，忠愛何如石敬瑭。」這些辦外交的官吏，都是心似張邦昌，賣

國如同石敬瑭。「政府大臣」怎樣呢？「天下興亡在眼中，雍容揖讓古賢同。半閒堂上門蟋蟀，忍令君王淚染紅。」不管「天下興亡」，對帝國主義「雍容揖讓」，這是「政府大臣」的卑鄙無耻的行爲。這些官僚地主，使當時勞動人民生活更加悲慘了，連北京八旗的一般平民也十分窮困。竹枝詞寫道：「日云暮矣更途窮。」官僚地主把「人命如兒戲」，人民不能不起來反抗，要革命，「廣東督署被焚」了，「事不驚人死不休，溫羸剛落大刀頭。祝融也有中原恨，風火烟雲徧廣州。」這位作者「吾廬孺」，他相信：「江山二百餘年事，不信東風喚不回！」

本集所收的北京竹枝詞，是研究清代北京歷史、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生活風俗的資料，尤其關於戲曲、曲藝、雜技方面的資料比較豐富（特將「百戲竹枝詞」附在書後）。如討論「紅樓夢」時，大家常引竹枝詞「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來說明「紅樓夢」在北京流傳的盛況。這即是嘉慶二十二年刊本「草珠一串」中的一首。又如「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閑傳四喜班」的竹枝詞，也反映了清代北京演出「桃花扇」的情況。這些竹枝詞，作爲詩歌去閱讀，我認爲沒有值得贊不絕口的作品；但是它的語言比較通俗，反映了各個不同時代的生活狀況，其中有些詩篇，如前面所引用的，還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內容，因此，無論作爲史料或詩歌去讀，對認識清代北京面貌，瞭解北京變遷，是有用處的。由於本集所收的北京竹枝詞的作者，有的是小官僚地主，有的是「窮秀才」，有的是滿腹牢騷、不滿現實的書生……，他們對封建主義具有一定的反抗性，或多或少表示對清代統治的不滿，但是基本上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他們的立場是反動的，因此作品中不可能徹底否定封建皇朝，很多作品祇是寫些客觀現象，有的作品在粉飾太平，有的作品甚至污蔑勞動人民，還有描寫色情的……，這些封建糟粕，已經刪去一部分。因爲本集主要供

給研究北京歷史的同志參考，所以刪去的不多。

現將本集所收作品情況介紹如下：

「都門竹枝詞」，作者楊米人，別號「淨香居主人」，安徽桐城人。清乾隆、嘉慶年間（約一七四〇——一八一五），曾居住北京。作者寫過劇本「雙珠記」。「都門竹枝詞」是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寫成的，共一百首。此集不見刊本流傳，今據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蔭堂氏抄本重印。

「燕臺口號一百首」，疑爲查揆所作。查揆，又名初揆，字伯揆，號梅史，浙江海寧人，是查浦同族人。查揆生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卒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嘉慶九年舉人，曾任順天、薊州知州。著作有「貧谷文集」、「菽原堂集」。從「燕臺口號一百首」所反映內容去看，寫作年代，可以確定爲嘉慶初年（約一七九八年左右）。此百首不見刻本流傳，據道光年間抄本刊印。

「都門竹枝詞」八十首，不知作者姓名，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刊印。本集據原刊本與道光十二年蔭堂氏抄本校印。

「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詞」，共一〇八首，作者得頌亭。此書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刊行。本集依據原刊本與道光十二年蔭堂氏抄本校印。

「續都門竹枝詞」，原無題，據內容加上題目。作者張子秋，自號「學秋氏」，江蘇蘇州人。此集共一百首，作者寫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一八一九）。本集據道光十二年蔭堂氏抄本選印。

「都門雜詠」，作者楊靜亭，曾著「都門紀略」，與「都門雜詠」同時在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刊行。該集共一百首，本集據原刊本選印。

「燕臺竹枝詞」，作者何耳，號易山，安徽歙縣人。此集共二十首。本集據咸豐年間（約一八五五年左右）刊本與楊謙手抄「浣花草堂竹枝詞彙抄」本校印。

「增補都門雜詠」，編者李靜山，江蘇繡谷（南京）人。此集附刊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都門彙纂」本中。原無書名，這個書名是我加的。書中除選「草珠一串」、「都門雜詠」一部分作品外，大多數作品是當時人創作。本集據原刊本選印。其中「草珠一串」、「都門雜詠」有的，這裏均不重複了。

「都門紀變百詠」，題「嚳西復農氏、青村杞廬氏同著」。寫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共一百二十首。本集據宣統元年石印本選印。

「京華百二竹枝詞」，作者自號「蘭陵憂患生」。共百二十首，據宣統年間鉛印本選印。

「京華慷慨竹枝詞」，作者別號「吾廬孺」，清和人。此書寫於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共一百首。本集據宣統二年石印本選印。

「百戲竹枝詞」，作者李聲振，號鶴皋，河北清苑（保定）人。原書是稿本，未見刻過。從內容與抄寫墨跡紙色去看，可以肯定是清康熙年間的作品。後記說寫於丙子、丙戌年間，即康熙三十五到四十五年（一六九六——一七〇六）。內容大多數是寫北京百戲情況，所以附在書後，供讀者參考。

熱望讀者指正，使這本集子編選工作得到改進。

談「燕九竹枝詞」

意外地從書店叢殘裏得到一本「燕九竹枝詞」。這是康熙癸酉（一六九三）宣城袁啓旭（士旦）纂刻的「燕九雅集」九人詩。尤其意外地，是在這九位詩人中，領先的竟是「桃花扇傳奇」作者孔尚任（東塘），甚至他的燕九詩還是他的集外稿。這就不能不記了。

竹枝詞有袁啓旭叙：「京師以正月十九日爲燕九之會。相傳元時丘長春於此日仙去。至今遠近道流，皆於此日聚城西白雲觀，觀即長春修煉處也。車騎如雲，游人紛沓，上自王公貴戚，下至輿隸販夫，無不畢集。」所記與「帝京景物略」、「酌中志」等書相彷彿。孔尚任、袁啓旭等，也就在這一天「走馬春郊，開筵茅屋，命簡抽毫，各爲十絕句」，反映了當時情況。

首先是記花鼓秧歌之盛。說到處都有「秧歌小隊鬧春陽」，觀衆則「穀擊肩摩不暇狂」（柯煜）。有的花鼓娘還試穿着新設計的內家裝束，引起觀衆極大注意：「秧歌初試內家裝，小鼓花腔唱鳳陽。如蟻游人攔不住，紛紛擠過蹴毬場。」（袁啓旭）婦女們甚至爲着看秧歌，連頭上的金釵都擠掉了：「沉沉綠髻凝香霧，駐馬郊西人似驚。畫鼓秧歌不絕聲，金釵撒下迷歸路。」（曹源鄭）也有小兒女們演唱的，很逗人笑，「小兒花鼓鳳陽調，士女週遭拍手笑。」（陳于王）孔尚任寫的却是：「秧歌忽被金吾革，袖手遊春真可惜。留得鳳陽舊乞婆，漫鐃緊鼓攔遊客。」「漫鐃緊鼓攔遊客」，連用三個動詞，便把花鼓秧歌的聲腔音樂，全都烘托出來了。據陸又嘉詩，這時的秧歌，不僅在廣場上歌唱，也到戲園裏表演，「早春戲館換新腔，半雜秧

歌侑客觴。」影響的廣大，可以想見。

突出地描寫了「搗琵琶」的戲場。這在當時，也是很吸引人的節目。周茲詩：「故意今朝裝束俏，纖纖輕撥琵琶調。一彈彈出有情聲，哄盡相思惡年少。」也是陳于王寫的「鸞彈花旦學邊裝」，和柯煜的「一曲吳歌泥煞人」，把觀眾惹得如醉如痴。這節目似乎很新鮮，所以孔尙任詩云：「七貴五侯勢莫當，挨肩都是羽林郎。他家吹唱般般有，立馬閒看捫劇場。」

有「百戲場」，裏面「軀戲番歌玩不窮」。有的擊毬走馬，「笙歌隊裏擊毬社，珠箔囊中走馬場。」（王位坤）那些職業的女表演家，有時還在馬上和觀眾逗樂：「誰家兒郎絕纖妙，馬上探丸花裏笑。翠袖妖嬈得得來，星眸偷擲輪年少。」（袁啓旭）打十番的隊伍也很多，男的穿着「奇裝」：「又有一班裝更奇，十番車上諸年少。」（陳于王）女的也是「異服」：「長裙蹀躞衣衫短，新翻十樣裝希罕。」（周茲）

有吃食場，陳于王寫那場景道：「塚畔虬鬚撐布繖，尖瓶白酒敲冰盞。喉乾較勝渴相如，爭奈兒童擁滿案。」買賣很興隆，孩子們特多。還有甘露般的好茶，仿大內做法的元宵，只是食客太擠，不易吃到：「紫雲茶社斟甘露，八寶元宵做內做，今日携錢忍餓歸，便門不及前門路。」這是孔尙任的詩。酒市也很繁榮，大家喝得很熱鬧，斗酒、拇陣狂呼，一直喝到爛醉如泥回城爲止。「山色紫來歸騎杳，夕陽簫鼓酒旗風。」（王位坤）興趣仍然很高。故孔尙任又有詩云：「千里仙鄉變醉鄉，參差城闕掩斜陽。雕鞍繡轡爭門入，帶得紅塵撲鼻香。」

話雖如此，究竟前兩年年歲不好，農民和城市平民趕熱鬧的並不多。就是來了，也只能買點「燒刀」喝喝。鄉販因爲忝貴，來趕會的很少。狂飲爛醉的，大概只是些官商和游手好閑的有錢人。孔尙任

所謂：「官喫東涿商喫泉，燒刀只賺小民錢。連秋黍貴無鄉販，醉漢不如庚午年。」

孔尚任集子裏有不少反映北京生活的詩，如「前門輦路塵沙軟，小市燈竿品象多。豪貴叢中行避馬，兒童隊後立聽歌。」（十四晚同蘇耳鼎寅丈步月）中句寫當時的情景宛然若畫，還證明了確實是：「新移燈市近天壇，剔墨堆紗萬盞懸。百鳥綵樓曾見慣，玲瓏飛舞是今年。」（陸又嘉）燈市當時就在前門一帶。他還有「早春過琉璃廠」詩，從珠燈、金魚、吹器，一直寫到冰糖葫蘆：「其餘吹器多，葫蘆聲鼓蕩。畫角仰天鳴，冰柱抽一丈。」可見北京之有一丈多的大冰糖葫蘆，其來源久矣。關於兒童，孔尚任還有一首專咏他們放風箏的詩：「結伴兒童袴褶紅，手提綫索罵天公。人人誇你春來早，欠我風箏五丈風。」

風箏放不上天，無禮地怒罵天公，刻劃兒童衣着與剛健神態，真是呼之欲出。和袁啓旭寫「諸王」威勢的一首，可謂異曲同工地正反兩個方面：「鞭梢亂點出胡同，道遇諸王一陣風。孔雀金翎圍小隊，珠鞍寶馬坐當中。」袁啓旭著有「中江紀年詩」二卷，「黃山紀游詩」一卷，歿於康熙丙子（一六九六），故孔尚任悼詩，有「丙子殘春風雨夜，中江絕筆紀年詩」之句。

有關北京的竹枝詞刻本專集，我所見到的，這是較早的一種。對藝人的看法，雖不無可議之處，却真實地、形象地反映了元夕前後和燕九節當時的情景和風習。孔尚任佚詩的發現，更足以看到他對生活的熱愛，和他的「平陽竹枝詞」六十首，堪稱姐妹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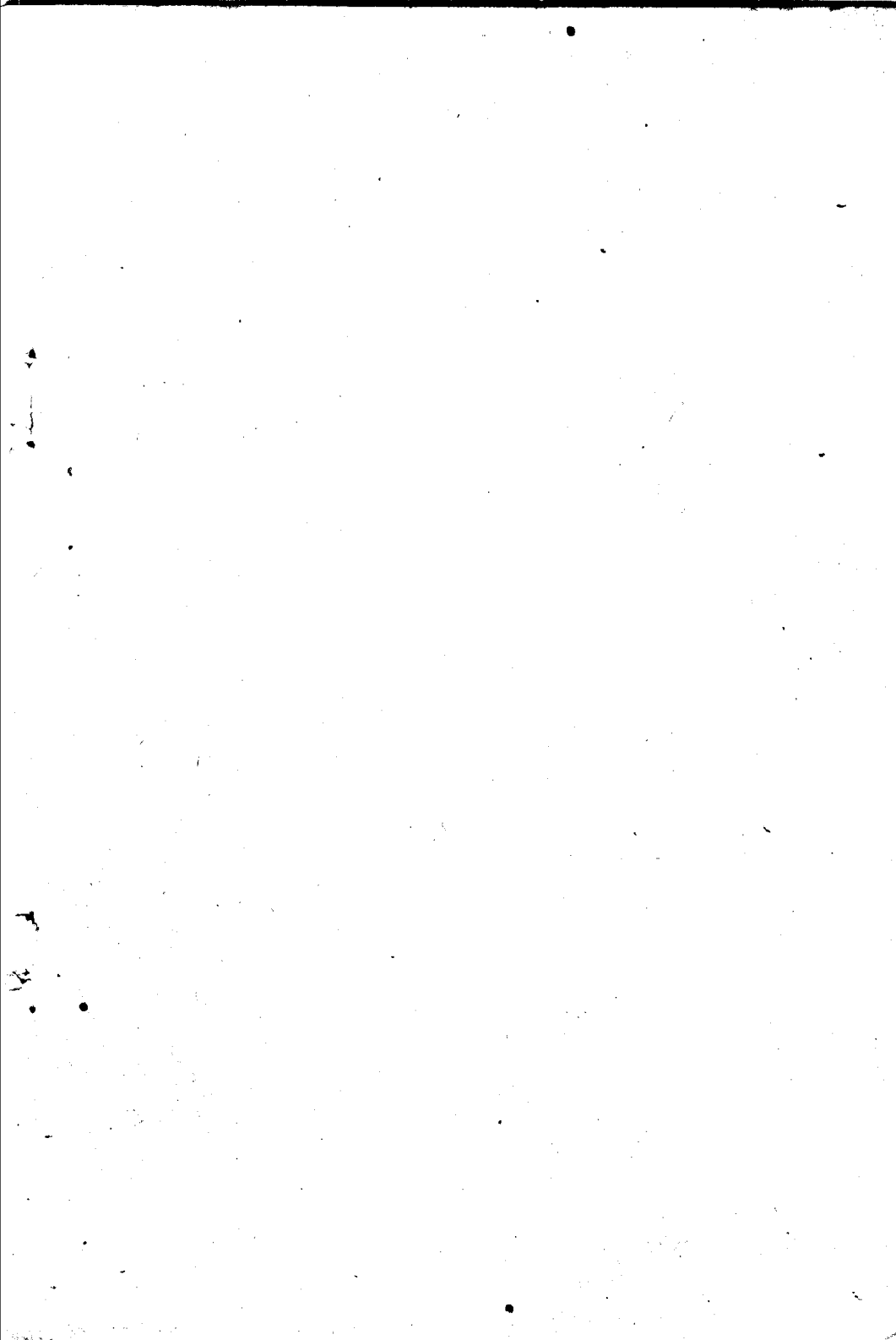
目錄

燕九竹枝詞	孔尚任等	(一)
都門竹枝詞	楊米人	(二三)
燕臺口號一百首	佚名	(三五)
都門竹枝詞	佚名	(三五)
草珠一串	得碩亭	(四三)
續都門竹枝詞	學秋氏	(五五)
都門雜詠	楊靜亭	(六五)
燕臺竹枝詞	何耳	(八一)
增補都門雜詠	李靜山	(八七)
都門紀變百詠	膠西復健氏、青村杞廬氏	(九)
京華百二竹枝詞	蘭陵憂患生	(二五)
京華慷慨竹枝詞	吾廬孺	(三三)
百戲竹枝詞	李聲振	(四七)



燕九竹枝詞

孔尚任等



燕九竹枝詞序

京師以正月十九日爲燕九之會。相傳元時丘長春於此日仙去，至今遠近道流皆於此日聚城西白雲觀，觀即長春修煉處也。車騎如雲，游人紛沓，上自王公貴戚，下至輿隸販夫，無不畢集，庶幾一遇仙真焉。古時都會之地，元日至月晦，士女悉集水湄，湔裙酌酒，以爲解除。唐人唯於晦日行之。燕山風沙莽蕩，首春率多嚴冷，冰車雪柱，太液無波，度水濡裳之戲，不可復得。唯燕九之遊，差有昔人遺意。是日爲陳子健夫見招，走馬春郊，開筵茅屋，命簡抽毫，各爲十絕句。雖難叶於巴渝之歌，或有合於吳趨之節，但按之琵琶羌管，恐未有當耳。陳子關左世胄，豪俠而詩隱者也。

康熙癸酉中江袁啓旭纂